

佩文齋書畫譜

第貳冊

王原祁等纂輯
孫霞整理



文物出版社

佩文齋書畫譜

第貳冊

王原祁等纂輯
孫霞整理



文物出版社

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一

論書一 書體上

伏羲書

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畫八卦，造書契，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《孔安國尚書序》

倉頡書

倉頡之初，作書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，即謂之字。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著於竹帛謂之書，書者如也。以迄五帝三王之世，改易殊體，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，靡有同焉。許慎《說文序》

周六書

《地官小司徒》：保民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：一曰五禮，二曰六樂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馭，五曰六書，六曰九數。鄭司農注云：六書：象形、會意、轉注、處事、假借、諧聲也。《周禮注疏》

周籀書

史籀篇者，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。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

秦八體書

孔子書《六經》，左丘明述《春秋傳》，皆以古文。其後分為七國，文字異形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，取史籀、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。是時，秦大發隸卒興役戍，官獄職務繁。初有隸書以趣約易，而古文由此絕矣。自爾秦書有八體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蟲書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書，七曰殳書，八曰隸書。《說文序》

漢六體書

六體者，古文奇字篆書、隸書、繆篆、蟲書，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。摹印、章書，幡信也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

漢孔安國隸古

孔安國《尚書序》曰：科斗書廢已久，時人無能知者。以所聞伏生之書，考論文義，定其可知者，為隸古定，更以竹簡寫之。孔穎達《正義》曰：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，故曰隸古，以雖隸而猶古也。《尚書注疏》

漢真草書

褚少孫曰：臣觀太史公列傳中，稱三王世家終不能得。竊從長老好故事者，取其封策書，編列其事而傳之。至其次序，分絕文字之上下，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，人莫之能知。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，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。《史記·三王世家》

後漢三體書

後漢靈帝熹平四年，詔諸儒正定《五經》，刊於石碑，為古文、篆、隸三體書法，以相參檢，樹之學門，使天下咸取則焉。《後漢書·儒林傳序》

八分書

蔡文姬言：割程隸字，八分取二分；割李篆字，二分取八分，於是為八分書。周越《古今法書苑》

汲冢書

晉太康元年，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冢，得竹書數十車，漆書皆科斗字。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，尋考指歸，而以今文寫之。《晉書·束皙傳》

晉衛恒四體書勢

昔在黃帝，創制造物，有沮誦、倉頡者，始作書契，以代結繩，蓋觀鳥跡以興思也。因而遂滋，則謂之字有六義焉。一曰指事，上下是也；二曰象形，日月是也；

三曰形聲，江河是也；四曰會意，武信是也；五曰轉注，老考是也；六曰假借，令長是也。夫指事者，在上為上，在下為下；象形者，日滿月虧，效其形也；形聲者，以類為形，配以聲也；會意者，止戈為武，人言為信也；轉注者，以老為壽考也；假借者，數言同字，其聲雖異，文意一也。自黃帝至於三代，其文不改。及秦用篆書，焚燒先典，而古文絕矣。漢武帝時，恭王壞孔子宅，得《尚書》《春秋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，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，謂之科斗書。漢世祕藏，希得見者。魏初，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，祖敬侯寫淳《尚書》，後以示淳，而淳不別。至正始中，立三字石經，轉失淳法，因科斗之名，遂效其形。太康元年，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，得策書十餘萬言，按敬侯所書，猶有髣髴。古書亦有數種，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，恒竊悅之。故竭愚思以贊其美，愧不足廁前賢之作，冀以存古人之象焉。古無別名，謂之《字勢》云：

黃帝之史，沮誦、倉頡，眺彼鳥跡，始作書契。紀綱萬事，垂法立制，帝典用宣，質文著世。爰暨暴秦，滔天作戾，大道既泯，古文亦滅。魏文好古，世傳丘墳，歷代莫發，真偽靡分。大晉開元，弘道敷訓，天垂其象，地耀其文，天地乃位，粲矣其章，因聲會意，類物有方。日處君而盈其度，月執臣而虧其旁；雲委蛇而上布，星離離以舒光；禾卉芣蓇以垂穎，山嶽嵯峨而連岡；蟲跂跡其若

動，鳥飛飛而未揚。觀其措筆綴墨，用心精專，勢和體均，發止無間。或守正循檢，矩折規旋；或方員靡則，因事制權。其曲如弓，其直如弦。矯然突出，若龍騰於川；森爾下頽，若雨墜於天。或引筆奮力，若鴻鵠高飛，邈邈翩翩；或從肆阿那，若流蘇懸羽靡靡繚繚。是故遠而望之，若翔風厲水，清波漪連；就而察之，有若自然。信黃唐之遺跡，為六藝之範先。籀、篆蓋其子孫，隸、草乃其曾玄。觀物象以致思，非言辭之所宣。

昔周宣王時，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，或與古同，或與古異，世謂之籀書者也。及平王東遷，諸侯立政，家殊國異，而文字乖形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損益之奏，罷不合秦文者。斯作《倉頡篇》，中車府令趙高作《爰歷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學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。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。或曰下杜人程邈為衙吏，得罪始皇，幽繫雲陽十年，從獄中作大篆，少者增益，多者損減，方者使員，員者使方。奏之始皇，始皇善之，出為御史，使定書。或曰邈所定，乃隸字也。自秦壞古，文有八體。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蟲書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書，七曰殳書，八曰隸書。王莽時，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，改定古文，復有六書：一曰古文，孔氏壁中書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異者也；三曰篆書，秦篆書也；四曰佐書，即隸書也；五曰繆篆，所以摹印也；六曰鳥書，所以書幡信也。及漢祭酒許慎撰《說文》，

用篆書為正，以為體例，最新可得而論也。秦時李斯，號為工篆，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。漢建初中，扶風曹喜少其於斯，而亦稱善。邯鄲淳師焉，略究其妙。韋誕師淳而不及也。太和中，誕為武都太守，以能書留補侍中，魏氏寶器銘題，皆誕書也。漢末又有蔡邕為左中郎將，善篆。采斯、喜之法，為古今雜形，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。邕作《篆勢》云：

鳥遺蹟，皇頤循聖作則，制斯文體有六篆，為真形要，妙巧入神。或龜文針列，櫛比龍鱗，紆體放尾，長翅短身。頽若黍稷之垂穎，蘊若早蛇之棼縕。揚波振擎，鷹跂鳥震，延頸脅翼，勢欲凌雲。或輕筆內投，微本濃末，若絕若連，似水露緣絲，凝垂下端。從者如懸，衡者如編，杳杪邪趣，不方不員，若行若飛，跂跂翾翾。遠而望之，象鴻鵠羣遊，絡繹遷延；迫而視之，端際不可得見，指撝不可勝原。研桑不能數其詰屈，離婁不能覩其卻問；般倕揖讓而辭巧，籀誦拱手而輟翰。處篇籍之首月，粲斌斌其可觀；摘華豔於紈素，為學藝之範先。嘉文德之弘毅，愠作者之莫刊。思字體之頹仰，舉大畧而論旃。

秦既用篆，奏事繁多，篆字雖成，即令隸人佐書，曰隸字。漢因用之，獨符璽、幡信、題署用篆。隸書者，篆之捷也。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，至靈帝好書，時多能者，而師宜官為最。大則一字徑文，小則方寸千言，甚矜其能。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，因

書其壁，顧觀者以酬酒，直計錢足而滅之。每書輒削而焚其柁，梁鵠乃益為柁，而飲之酒，候其醉而竊其柁。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，宜官後為袁術將。今鉅鹿宋子有耿耿碑，是術所立。其書甚工，云是宜官書也。梁鵠奔劉表，魏武帝破荊州，募求鵠，鵠之，為選部也。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，故懼而自縛詣門。署軍假司馬，在祕書以勤書自效，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。魏武帝懸著帳中，及以釘壁翫之，以為勝宜官。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。鵠宜為大字，邯鄲淳宜為小字，鵠謂淳得次仲法。然鵠之用筆，盡其勢矣。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，今八分皆弘之法也。漢末有左子邑，小與淳、鵠不同，然亦有名。魏初，有鍾、胡二家為行書法，俱學之於劉德昇，而鍾氏小異。然亦各有其巧，今盛行於世。作《隸勢》云：

鳥跡之變，乃惟佐隸。蠲彼繁文，從此簡易。厥用既弘，體象有度。煥若星陳，鬱若雲布。其大徑尋，細不容發。隨事從宜，靡有常制。或穹窿恢廓，或櫛比針列，或砥平繩直，或蛩蛩繆戾，或長邪角趣，或規旋矩折。修短相副，異體同勢。奮筆輕舉，離而不絕。纖波濃點，錯落其間。若鐘簴設張，庭燎飛烟。嶄巖嵯峨，高下屬連。似崇臺重宇，層雲冠山。遠而望之，若飛龍在天；近而察之，心亂目眩。奇姿譎詭，不可勝原。研桑所不能計，宰賜所不能言。何草篆之足算，而斯文之未宣。豈體大之難覩，將祕奧之不傳。聊俯仰而詳觀，舉大較

而論旃。

漢興而有草書，不知作者姓名。至章帝時，齊相杜度號稱善作。後有崔瑗、崔寔，亦皆稱工。杜氏殺字甚安，而書體微瘦。崔氏甚得筆勢，而結字小疏。弘農張伯英者，因而轉精其巧。凡家之衣帛，必書而後練之。臨池學書，池水盡墨。下筆必為楷則。常曰：『恩恩不暇草書。』寸紙不見遺，至今世尤寶其書，韋仲將謂之草聖。伯英弟文舒者，次伯英。又有姜孟穎、梁孔達、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，皆伯英之弟子有名於世，然殊不及文舒也。羅叔景、趙元嗣者，與伯英並時，見稱於西州，而矜巧自與，衆頗惑之。故伯英自稱：『上比崔、杜不足，下方羅、趙有餘。』河間張超亦有名，然雖與崔氏同州，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。崔瑗作《草勢》二云：

書契之興，始自頡皇。取彼鳥跡，以定文章。爰暨末葉，典籍彌繁。時之多僻，政之多權。官事荒蕪，勦其墨翰。惟作佐隸，舊字是刪。草書之法，蓋又簡畧。應時諭指，用於卒迫。兼功并用，愛日省力。純儉之變，豈必古式。觀其法象，俯仰有儀。方不中矩，員不副規。抑左揚右，兀若竦崎。獸跂鳥跬，志在飛移。狡兔暴駭，將奔未馳。或黝黢黼黻，狀似連珠，絕而不離；奮怒怫鬱，放逸生奇。或凌邃惴慄，若據槁臨危，旁點邪附，似蜩蟬揭枝，絕筆收勢，餘綖糾結。若杜伯捷毒，看隙緣巖；騰蛇赴穴，頭沒尾垂。是故遠而望之，摧焉若阻岑

崩崖；就而察之，一畫不可移。幾微要妙，臨時從宜。畧舉大較，髣髴若斯。

《晉書·衛恒傳》

晉索靖《草書狀》

聖皇御世，隨時之宜。倉頡既生，書契是為。科斗鳥篆，類物象形，叡哲變通，意巧茲生。損之隸草，以崇簡易，百官畢修，事業並麗。蓋草書之為狀也，婉若銀鉤，漂若驚鸞，舒翼未發，若舉復安。早蛇虺蟻，或往或還，類阿那以羸羸，歎奮矍而桓桓。及其逸遊盼嚮，乍正乍邪，騏驎暴怒逼其轡，海水窟隆揚其波。芝草蒲陶還相結，棠棣融融載其華。玄熊對距於山嶽，飛燕相迫而差池。舉而察之，又似乎和風吹林，偃草扇樹，枝條順氣，轉相比附，窈窕廉苦，隨體散布。紛擾擾以綺，靡中持疑而猶豫。玄螭狡獸嬉其間，騰猿羆相奔趣。凌魚奮尾，駭龍反據，投空自竄，張設牙距。或若登高望其類，或若既往而中顧，或若俶儻而不羣，或若自檢於常度。於是多才之英，篤藝之彥，役心精微，耽此文憲。守道兼權，觸類生變，離析八體，靡形不判。去繁存微，大象未亂，上理開元，下周謹案。騁辭放手，兩行冰散，高音翰厲，溢越流漫。忽班班而成章，信奇妙之煥爛；體磔落而壯麗，姿光潤以粲粲。命杜度運其指，使伯英迴其腕，著絕勢於紉素，垂百世之殊觀。《晉書·索靖傳》

晉成公綏隸書體

皇頡作文，因物構思。觀彼鳥跡，遂成文字。燦矣成章，閱之後嗣。存載道德，紀綱萬事。俗所傳述，實由書記。時變巧易，古今各異。蟲篆既繁，草藁近僞，適之中庸，莫尚於隸。規矩有則，用之簡易。隨便通宜，亦有弛張。操筆假墨，抵押豪芒。彪煥礫硤，形體抑揚。芬葩連屬，分間羅行。爛若天文之布曜，蔚若錦繡之有章。或輕拂徐振，緩按急挑。挽橫引從，左牽右繞。長波鬱拂，微勢縹眇。工巧難傳，善之者少。應心隱手，必由意曉。爾乃動纖指，舉弱腕，握素紉，染玄翰。彤管電流，雨下雹散。點黠折拔，掬挫安按，繽紛絡繹，紛華燦爛。網緼卓犖，一何壯觀。繁縟成文，又何可翫。章周道之郁郁，表唐虞之耀煥。若乃八分璽法，殊好異制；分白賦黑，棋布星列。翹首舉尾，直刺邪掎；繾綣結體，劓彩奪節。或若虬龍盤游，蛺蝶軒翥；鸞鳳翱翔，矯翼欲去。或若鸞鳥將擊，并體抑怒；良馬騰驤，奔放向路。仰而望之，鬱若霄霧朝昇，游烟連雲；俯而察之，漂若清風，厲水漪瀾成文。垂象表式，有模有楷；形功難詳，羸舉大體。《成公子安集》

晉王珣行書狀

邈乎嵩、岱之峻極，爛若列宿之麗天。偉字挺特，奇書秀出。揚波騁藝，餘好宏逸。虎踞鳳峙，龍伸螭屈。資胡氏之壯傑，兼鍾公之精密。總二妙之所長，盡要美乎

文質。詳覽字體，究尋筆蹟。粲乎偉乎，如珪如璧。宛若蟠螭之仰勢，翼若翔鸞之舒翻。或乃飛筆放體，雨疾風馳。綺靡婉婉，縱橫流離。歐陽詢《藝文類聚》

晉楊泉草書賦

惟六書之為體美，草法之最奇。杜垂名於古昔，皇著法乎今斯。字要妙而有好，勢奇綺而分馳。解隸體之細微，散委曲而得宜。乍抑揚而奮發，似龍鳳之勝儀。應神靈之變化，象日月之盈虧。書縱竦而植立，衡平體而均施。或斂束而相抱，或婆娑而四垂。或攢剪而齊整，或上下而參差。或陰岑而高舉，或落籀而自披。其布好施媚，如明珠之陸離；其發翰攄藻，如春華之揚枝；其提墨縱體，如美女之長眉；其滑澤肴易，如長溜之分岐；其骨梗強壯，如柱礎之丕基；其斷除窮盡，如工匠之盡規；其芒角吟牙，如嚴霜之傳枝。衆巧百態，無盡不奇。宛轉翻覆，如絲相持。陳思《書苑菁華》

晉劉劭飛白書勢銘

張懷瓘《書斷》作劉顏祖。

鳥魚龍蛇，龜獸仙人。蚊脚偃波，楷隸八分。世絕常妙，索草鍾真。爰有飛白之麗，貌豔藝珍。若乃敷枿豪芒，纖微和惠。素翰冰鮮，蘭墨電掣。直準箭飛，屈擬螭勢。繁節參譚，綺靡循致。有若烟雲拂蔚，交紛刻繼。韓盧接飛，宋鵠遊逝。《書苑菁華》

晉摯虞論虎爪書偃波書

晉摯虞《決疑要注》曰：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，告下用偃波書，皆不可卒學，以防矯詐。徐堅《初學記》

宋王愔文字志古書三十六種目張彥遠云未見此書。今錄其目。

古文篆、大篆、象形篆、科斗篆、小篆、刻符篆、摹篆、蟲篆、隸書、署書、殳書、繆書、鳥書、尚方大篆、鳳書、魚書、龍書、騏驎書、龜書、蛇書、仙人書、雲書、芝英書、金錯書、十二時書、懸針書、垂露篆、倒薤書、偃波書、蚊脚書、草書、行書、楷書、藁書、填書、飛白書。張彥遠《法書要錄》

宋鮑照飛白書勢銘

秋豪精勁，霜素凝鮮。霑此瑤波，染波松烟。超工八法，書奇六文。鳥企龍躍，珠解泉分。輕如遊霧，重似崩雲。鋒絕劍摧，驚勢箭飛。差池燕起，振迅鴻歸。臨危致節，中險騰機。圭角星芒，明麗爛逸。絲繁髮垂，平理端密。盈尺錦裁，片字金溢。仙芝繁弱，既匪足質。蟲虎續綵，又安能匹。君子品之，是最神筆。《書苑菁華》

齊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

蕭子良古今篆、隸文體有：藁書、楷書、蓬書、懸針書、垂露書、飛白書、填書、莫書、雁書、虎爪書、偃波書、鶴頭書、象形書、尚方大篆、鳳鳥書、科斗、蟲

書、龍虎書、仙人書、芝英書、十二時書、倒薤書、龜書、騏麟書、金錯書、蚊脚書，凡數十種，皆出於六文八體之書，而因事生變者也。祝穆《事文類聚》

齊百體書

梁庾元威《論書》云：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，有六十四書。少年崇倣，家藏紙貴。而鳳魚蟲鳥，是七國時書。元常皆作隸書，故貽後來所詰。湘東王遣、沮陽令章仲定為九十一種，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，合成百體。其中以八卦書為一，謂以太極為兩法，徑文一字，方寸千言。太上止傳可爾，鬼書惟有業殺。刁斗出於古器，余早由乎內典。散隸露書，終是飛白，意謂此等，並非通論。《法書要錄》

竹簡書

襄陽有盜發古冢者，相傳云是楚王冢，大獲寶物玉屐、玉屏風、竹簡書、青絲編。簡廣數分，長二尺，皮節如新。後人有得十餘簡，以示撫軍王僧虔。僧虔云是科斗書《考工記》，周官所闕文也。《南齊書·惠文太子傳》

梁武帝草書狀

蔡邕云：昔秦之時，諸侯爭長，簡檄相傳，望烽走驛，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，遂作赴急之書，蓋今草書是也。其先出自杜氏，以張為祖，以衛為父。索范者，伯叔也。二王父子可為兄弟。薄為庶，息羊為僕。隸目而叙之，亦不失倉公觀鳥跡之

措意邪。但體有疎密，意有偶黨。或有飛走流注之勢，驚竦峭絕之氣，滔滔閑雅之容，卓犖調宕之志。百體千形而呈其巧，豈可一槩而論哉？皆古英儒之撮撥，豈羣小卑吏所能為？因為之狀曰：疾若驚蛇之失道，遲若淶水之徘徊。緩則鴉行，急則鵲厲，抽如雉啄，點如兔擲，乍注乍引，任意所為。或羸或細，隨態運奇。雲集水散，風迴電馳。及其成也，羸而有筋，似蒲陶之蔓延，女蘿之繁縈，澤蛇之相絞，山熊之對爭。若舉翅而不飛，欲走而還停。狀雲山之有玄玉，河漢之有列星。厥體難窮，其類多容，婀娜如削弱柳，聳拔如裊長松；婆娑而飛舞鳳，宛轉而起蟠龍。縱橫如結，聯緜如繩，流離如繡，磊落如陵，曄曄曄曄，奕奕翩翩。或臥而似倒，或立而似顛，斜而復正，斷而還連。若白水之游羣魚，叢林之挂騰猿。狀衆獸之逸原陸，飛鳥之戲晴天。象烏雲之罩恒岳，紫霧之出衡山。巉巖若嶺，脈脈如泉。文不謝於波瀾，義不愧於深淵。傳志意於君子，報款曲於人間。蓋畧言其梗槩，未足稱其要妙焉。《書苑菁華》

古文漢書

梁蕭琛為宣城太守，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瓠蘆中有《漢書序傳》。僧云三輔舊書，相傳以為班固真本。琛固求得之。其書多有異今者，而紙墨亦古。文字多如龍舉之例，非隸非篆，琛甚祕之。及遷江夏太守，以書餉鄱陽王範，獻於東宮。《南史蕭琛傳》

梁庾元威一百二十體書

庾元威《論書》云：余經為正陽侯書十牒屏風，作百體，間以采墨，當時衆所驚異，自爾絕筆，惟留草本而已。其百體者：懸針書、垂露書、秦望書、汲冢書、金鵲書、玉文書、鵠頭書、虎爪書、倒薤書、偃波書、幡信書、飛白篆、古頡書、籀文書、奇字、繆篆、制書、列書、日書、月書、風書、雲書、星隸、填隸、蟲食、葉書、科斗書、署書、胡書、蓬書、相書、天竺書、轉宿書、一筆篆、飛白書、一筆隸、飛白草、草書、古文隸、橫書、楷書、小科隸，此五十種皆純墨璽。文書、節文書、真文書、符文書、芝英隸、花草隸、幡信隸、鍾鼓隸、龍虎隸、鳳魚篆、騏驎篆、仙人篆、科斗篆、蟲篆、雲星篆、魚篆、鳥篆、龍篆、龜篆、虎篆、鸞篆、龍虎隸、鳳魚隸、騏驎隸、仙人隸、科斗隸、雲隸、蟲隸、魚隸、鳥隸、龍隸、鸞隸、蛇龍文隸書、龜文書、鼠書、牛書、虎書、兔書、龍草書、蛇草書、馬書、羊書、猴書、雞書、犬書、豕書，此十二時書，已上五十種皆采色其外。復有大篆、小篆、銘鼎、摹印、刻符、石經、象形、篇章、震書、倒書、反左書等。及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，所謂緋素書、簡奏書、牋表書、弔記書、行押書、檄書、藁書、半草書、全草書，此九法極真草書之次第焉。刪捨之外，所存猶一百二十體。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，此於井冊等字為妙，所以唯云一筆飛白書，則無所不通矣。反左書者，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